

中華名人傳記



· 韓愈 · 李煜 · 李清照 · 陸游 · 蘇軾 · 辛弃疾 · 岳飛 · 成吉思汗



中华名人传记

第三册

《中华名人传记》编委会·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名人传记. 第1卷 / 《中华名人传记》编委会主
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094-069-9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名人-列传-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6309号

中华名人传记

编 著: 《中华名人传记》编委会主编

责任编辑: 冰 宏

总 策 划: 三读藏书馆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政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700千字

印 张: 192.437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95.00元

目 录

韩 愈..... (1003)

- | | | |
|------|-------------------|--------|
| 第一章 | 烽烟再起河阳乱 叔嫂相依生计难 | (1005) |
| 第二章 | 苦读书榜上无名 无所依寄人篱下 | (1009) |
| 第三章 | 得名女喜结连理 三应试金榜高中 | (1013) |
| 第四章 | 谏阳城作《争臣论》 鄙无因求仕难成 | (1016) |
| 第五章 | 受命危难入汴州 旧友重逢话沧桑 | (1020) |
| 第六章 | 异地客乡喜相聚 直言进谏遭免职 | (1025) |
| 第七章 | 云开日出才华现 偷得浮生华山游 | (1030) |
| 第八章 | 官拜御史权责重 触怒权臣贬阳山 | (1036) |
| 第九章 | 永贞革新赦无路 洞庭相会话前嫌 | (1040) |
| 第十章 | 归长安以诗会友 避诽言请调东都 | (1045) |
| 第十一章 | 得罪宦官留无意 诗剑词锋反佛老 | (1049) |
| 第十二章 | 直笔修史言无忌 千古公案论优劣 | (1054) |
| 第十三章 | 战耶和耶论辩多 平叛定乱凯旋归 | (1058) |
| 第十四章 | 谏佛骨触怒龙颜 立潮州政绩卓然 | (1062) |
| 第十五章 | 释奴婢袁州留名 归长安庐山访友 | (1066) |
| 第十六章 | 恤百姓为民请命 改规章正馆学风 | (1069) |
| 第十七章 | 衔命山东抗乱师 杨柳一枝出墙来 | (1072) |
| 第十八章 | 小人弄计二虎争 魂归故里显名传 | (1076) |

李 煜..... (1081)

- | | | |
|-----|-------------|--------|
| 第一章 | 我生帝王家——家世溯源 | (1083) |
| 第二章 | 温柔富贵 如鱼得水 | (1088) |
| 第三章 |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 (1091) |
| 第四章 | 相看无限情 | (1097) |
| 第五章 | 偏安一隅何曾安 | (1102) |
| 第六章 | 虔诚侍佛佛不佑 | (1105) |
| 第七章 | 借我一双慧眼吧 | (11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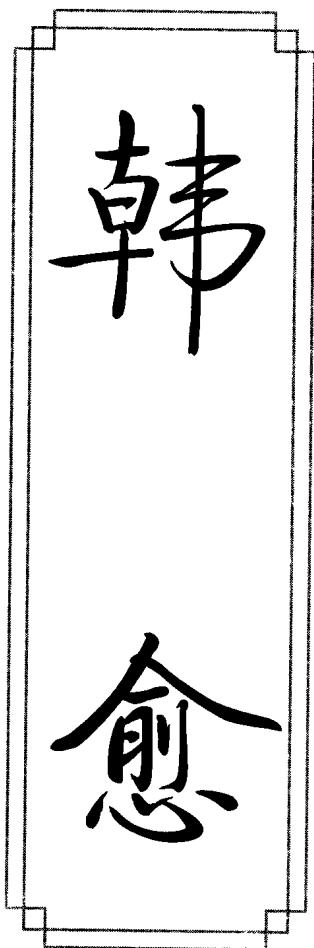
第八章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1115)
第九章 四十年来家国一朝成梦	(1120)
第十章 一片降幡出石头	(1126)
第十一章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128)
第十二章 后主其人其词	(1136)
李清照	(1139)
第一章 成长环境	(1141)
第二章 少年资质与才情	(1145)
第三章 京都七年的婚后生活	(1148)
第四章 屏居十年与从夫出守	(1152)
第二章 夫死身零 屢遭磨难	(1158)
第六章 流荡无依的晚年	(1171)
第七章 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175)
第八章 《词论》的卓越贡献	(1183)
第九章 李清照词作中“愁”的求解	(1191)
第十章 儿女情长与“倜傥有丈夫气”	(1200)
第十一章 咏物词与应酬诗词	(1207)
第十二章 从代表作看李词的艺术高度	(1213)
陆 游	(1223)
第一章 在国难中生长	(1225)
第二章 落榜与婚变	(1230)
第三章 投身时代洪流	(1234)
第四章 战和之间浮复沉	(1238)
第五章 心未太平蜀道难	(1243)
第六章 从夔州到南郑	(1248)
第七章 官身奔走	(1253)
第八章 恃酒颓放	(1259)
第九章 宦路九折	(1264)
第十章 扁舟又向镜中行	(1270)
第十一章 新的希望与失望	(1275)
第十二章 绝 唱	(1278)
苏 轼	(1283)
第一章 风华初露	(1285)
第二章 卷入漩涡	(1288)
第三章 诗词言志	(1294)
第四章 东飘西荡	(1304)

中华名人传记·目录

辛弃疾	(1325)	
第一章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327)
第二章	“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1341)
第三章	人道是，清光更多	(1354)
第四章	味无味处求吾乐	(1372)
第五章	事无两样人心别	(1380)
岳 飞	(1391)	
第一章	农家子弟 立志报国	(1393)
第二章	为国效命 四次投军	(1395)
第三章	征战江南 克复建康	(1399)
第四章	扫荡游寇 屡获升迁	(1402)
第五章	驱军洞庭 杨么丧命	(1408)
第六章	举兵北伐 长驱伊洛	(1413)
第七章	和战对峙 岳飞抗命	(1420)
第八章	挺进中原 十年功毁	(1426)
第九章	风波冤案 名扬千古	(1438)
成吉思汗	(1443)	
第一章	在苦难中崛起	(1445)
第二章	统一漠北诸部的战争	(1455)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建立	(1463)
第四章	征服西夏	(1470)
第五章	逐鹿中原	(1474)
第六章	威震欧亚	(1486)
第七章	一代天骄的陨落	(1499)



中华名人传记



第一章 烽烟再起河阳乱 叔嫂相依生计难

话说这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唐的江山已经坐了几百年，几代君主英明贤德，天下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可谓太平盛世。然而这和平的景象一旦达到巅峰，往后再走可就是下坡路了。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阳节度使安禄山率先起兵叛乱，转战几个州县，企图与大唐帝国分庭抗礼，把个皇帝佬儿吓得弃都而走，还留下了马嵬坡挥泪斩爱妃的故事。但毕竟唐朝的气数未尽，不久，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兵平息了叛乱，保住了李氏天下。然而这次战乱却成了刺入大唐帝国的一把锋利的匕首。自此以后，大唐由盛转衰，烽烟叠起。

德宗建中二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巳、成都节度使李惟岳联合叛乱，企图入寇中原。次年十一月，河北卢龙节度使朱滔也参加叛乱，十二月几支兵马拥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元帅。大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原百姓一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避战乱，许多人举家迁徙，挥泪洒别了自己生活几十年的故土。

这日，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路上空寂无人。路两旁的田野是棕色的被冻得干裂的泥土，偶尔有几棵白杨树，早已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被西北风刮得“哗哗”作响，却仍坚定不移地指向天空。

天很蓝，云也很高。

远远地，路的尽头升起股黄烟。渐渐地，伴随着阵阵清脆的“哒哒”声，一辆马车像一团飓风飞奔而来。马车陈旧而斑驳，印满了岁月的痕迹。两匹栗色小马很响地喘着粗气，似乎已走了很长的路程。

“愈儿，饿了吧。”车内一个中年女子开口道。她一身蓝色布衫，头上系一块蓝色碎花头巾，一双明眸，流露出许多的善良与慈爱。细碎的皱纹已经爬上了眼角，脸上写满了旅途的劳顿与疲惫。

看见这普普通通的中年女子，看着她有些散乱的头发、不甚整洁的粗布衣裳，看着她那慈祥的笑容也掩饰不住的悲凉，谁又能想到她竟是唐代赫赫有名的五大家族之一、荥阳郑氏家的女儿、四夔之一韩会的妻子。

“嫂嫂，我不饿。让十二郎吃点吧。”答话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一对剑眉，飞入鬓角，朗朗星目，炯炯有神。在他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长途旅行的劳累，而是洋溢着少年人的蓬勃朝气与活力。

“娘，我也不饿。还是你吃吧。”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孩子搭话道。毕竟年纪小，他有些疲倦地靠在少年身上。“娘，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宣城呀？”

“明天这会儿就到了。愈儿，你和成儿都吃点儿东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饭怎



么行？”说着，郑氏从身旁的篮子里拿出两块干粮，递给两个孩子。

“嫂嫂，你先吃。”愈儿把自己的干粮递到郑氏嘴边，郑氏抿嘴咬了一点儿。

“娘，吃我的。”十二郎也高高举起自己的一份。

“你们自己吃吧，篮子里还有呢。”

两个孩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吃得那个香甜劲儿，郑氏宽慰地笑了。

“愈儿，咱们这是第几次搬家了？”郑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

“第四次了吧。”愈儿边吃边说着。

“第四次。”郑氏低声重复着。她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两个孩子，往事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在眼前铺展开去。

那是代宗大历五年吧。韩会的父亲韩仲卿死在秘书郎的任上。刚出生两个月就丧母的韩愈当时只有3岁，是被长兄韩会抱进家门的。他那么小，那么弱，不说也不动，只是睁大了一双晶亮晶亮的眼睛，惊恐地到处张望。郑氏的心被刺痛了，她一把抱过韩愈，一声长悲：“我的苦命的孩儿呀。”

就这样，郑氏承担起了抚养韩愈的责任。念寒而衣，念饥而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小叔子。

几年后，韩会因御史大夫李栖筠的推荐而入朝任职，做上了起居舍人。一家人从上元搬到长安居住。小韩愈也已经长大了，到了读书的年龄。他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而且读书刻苦，每天不用人督促坚持诵记数千言。让韩会夫妇又欣慰又高兴。

这段日子，一家人过得平静而又安乐。韩会的二弟韩介英年早逝，留下遗孤老成，过继给韩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小成儿的加入，又给这个家庭平添了许多乐趣。

然而，灾祸却像一朵看不见的黑云，悄悄地逼近了这个快乐温馨的家。

大历十二年四月的一天，韩会快快不乐地回到家里，意外地不像往常一样去书馆里与正在读书的韩愈说上几句，也没有饶有趣味地逗弄小成儿。他径直走到自己的书房，掩上了房门。

看出自己丈夫心事重重，郑氏悄悄地尾随而至。

“韩郎，出什么事了？”她开口问道。

“不知什么人向皇上奏了我一本，说我党树元载。皇上不查，就下诏将我贬职。”韩会长叹了口气。

“元载何人？”

“肃宗宝应年间拜相的，当今圣上即位后，他善于逢迎，又因诛除鱼朝恩有功而骄横跋扈，他贪赃枉法，奢侈无度，在长安城内外都有大宅、别墅，宫室之内华冠绝富；又排斥忠良之士，纵容妻子招权纳贿，圣上实在无法容忍，藉图谋不轨之罪名将其赐死。我与他相交甚浅，却不知因得罪何人，被人诬告。”

郑氏无语，官场风云，人心难测。有时一句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更何况这韩会，一介文人，好论治国济民方略，不知什么时候就得罪他人，遭人忌恨。

.....

没两年，韩会再次被贬，全家人不得不迁至韶州。韶州地处边远，人烟稀少，气候湿而蚊虫多。贬至韶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重的处罚了。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韩会被贬韶州，一路旅途劳顿，跋山涉水。再加上气候的不适应，刚到韶州，韩会就病倒了。家里再也没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郑氏每日端茶送药，操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两个孩子也格外沉默，显出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稳重。

郑氏忙于照顾生病的韩会，年仅 10 岁的韩愈则看护起幼小的侄儿。对于这个比自己小 6 岁的侄儿，韩愈格外地喜爱。叔侄俩情同兄弟，两小无猜。

然而，韩会的身体并没有因为郑氏的悉心照料而有所好转，相反，病情却愈发地严重起来。有时咳得猛了，全身剧烈地抖动，似乎五脏六腑都要被咳出来了。

一日，他的精神似乎好转起来了，一直苍白的脸色好像也红润了些。

“愈儿，今日可曾读书？”他问前来送药的韩愈。

“不曾读。”韩愈老老实实地答道。

“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念口生。读书，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韩会长叹了口气，继续道：“时俗好尚骈文，以词藻华丽为荣，不求载道，拘于格式，我颇不以为然。你要多读孔孟诗书，习从古文才是。”

……

第二天，日上三竿，韩会仍沉睡不醒。郑氏煎好了药，端到上房。

“韩郎，该吃药了。”她轻轻唤道。

没有回答。

“韩郎，”郑氏走到床前，再次轻唤，并伸手轻轻推了推了韩会。

韩会依然不醒。

“韩郎，”郑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把手迟迟疑疑地探到韩会鼻前，没有喘息。郑氏的手发抖了，她不信任地把手贴近，屏住呼吸等待着，时间似乎格外地凝重漫长，韩会仍然没有鼻息。

“韩郎——”郑氏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长喊，哭得晕厥过去。

……

记忆的画面至此停顿，望着车外越来越深的暮色，郑氏已是泪流满面。她不敢再回忆那昨日的伤悲与痛楚，也不愿再次想起孤儿寡母从韶州北归河阳一路上的艰难险阻。韩会的早逝，使她一个妇道人家不得不抛头露面，支持起这个家。几天的工夫，她竟似苍老了十几岁，原本乌黑的秀发中也掺上了缕缕银丝。

回到河阳不满一年，一家老小刚刚安顿下来，节度使们的联合叛乱，又使河阳——这个东都洛阳北面的军事要冲的百姓无法安身立命。好在韩家在 2000 里外的宣城有点儿祖产，要不然这孤儿寡母真不知去何处安身了。

夜色越来越沉了。天上的星星若隐若现地眨着眼，韩愈与老成已经甜甜地睡了，在他们略带稚气而纯真的脸上，看不出岁月的沧桑与艰难。过去的屡丧亲人的伤痛，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怎样的印记，谁也无从知晓。但孩子是多梦的，他们对未来总是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与憧憬，他们以后的路会怎么走，这也是无人能够预测的。

第二天下午，路的尽头出现了宣城的城门。小成儿与韩愈兴奋得有些坐不住了。

“娘，宣城啥样子呀？”小成儿不断地问这问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郑氏微笑着一一作答，她并不像孩子们总是把忧愁抛到脑后，对于以后在宣城的生活

她亦不抱什么憧憬，韩家的祖产是微薄的，对于他们孤儿寡母维持生计会很难很难。但她不怕苦不怕累，只希望一家人能在这里平平静静地生活，把愈儿与成儿抚养成人，再也不要有什么变故迫她举家迁移，那时，她们可真是无处可去了。

进得城门，街市上现出了繁华的景象，小贩们不断地吆喝着，卖针头线脑的，卖布料鞋帽的，卖炸糕的，卖烧饼的，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人们在街市中闲逛、穿梭、有与小贩们讨价还价的，有举着炸糕边吃边看的，也有倒背着手无事闲逛的……让人在热闹之中体会到一种平和与安闲。

看着这景象，郑氏不由长舒了口气，心底对以后的生活倒也生出几分希望。

第二章 苦读书榜上无名 无所依寄人篱下

在宣城的生活，清贫但却平静。嫂子郑氏靠着祖产维持着一家人生计，为了补贴家用。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偶尔还会给大户人家做点儿针线活挣几个钱。

韩愈不需操心衣食，每天专心研究儒家经典，诵读诗文。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的提高，他越发感到时俗好尚骈文的可怜，逐步建立了发扬儒道、倡导古文的信念。

侄儿老成也渐渐长大，成了一个知书达礼的少年，一家人你敬我爱，日子虽苦，却也不乏乐趣。

转眼间，已到了德宗贞元二年，韩愈已经19岁了，到了该上京赶考的时候。

一日，韩愈正在书房里读书。嫂子郑氏轻轻推门进来，韩愈浑然不觉，依然专心致志地诵读。

“愈儿”郑氏轻步走到他身后，开口道。

“嫂嫂。”韩愈慌忙转身，搬过一把椅子，道：“嫂嫂坐。”

“愈儿，”郑氏坐了下来，“算算今年你已19岁了，你们韩家几代都是做官之人，诗书你已读了不少，该到上京赶考求取功名的时候了。你自幼丧父丧母，嫂嫂养你至今，也有不少地方委屈了你，平日里管教甚严，都是为了你有朝一日能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嫂嫂言重了。”韩愈有些激动，“嫂嫂的养育之恩，韩愈无言以报，定当刻苦攻读，求得功名，以慰父兄在天之灵，报答嫂嫂的抚养之恩。这么多年，没有嫂嫂含辛茹苦的照顾，定无韩愈的长大成人。”韩愈动情地看着嫂嫂郑氏，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布满皱纹的额头，看着她因为做活而变得粗糙的双手，心里一阵酸楚。

“愈儿，照顾你是我的责任，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只是这些年家境贫寒，亏待了你。”郑氏的眼角湿润了。

“嫂嫂。”韩愈跪到郑氏面前，泪水滑然。

不几日，韩愈背起嫂嫂郑氏给打点好的行装，告别了抚养他多年的嫂子，也告别了情同兄弟的侄儿老成，取道河中，来到了长安城。

长安城的繁华热闹是宣城所不能比的，街道上车马鳞次不绝，道两旁的宅院排列整齐，显出了大都会的气势与景象。

韩愈边走边四处张望着，心里充满了好奇与新鲜。一转弯，他看到前面有一客栈，信步走了过去。

客栈颇具气势，正门匾额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状元楼。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着，在微风中摇头晃脑，耀武扬威。

“客官，打尖呢还是住店？”店小二颠颠地跑了出来，殷勤地问道。



“住店。”

“您里边请。”

看着客栈厅堂里整齐洁净的摆设，看着楼上装饰得颇为精细的屋子，韩愈的心里直犯嘀咕，他忍不住问道：

“店家，有没有便宜点儿的屋子？”

“便宜？咱们这儿招待的可都是有身份的人。每年进京赶考的秀才挤破脑袋都想要住进咱这‘状元楼’，您老能住进这店，是您的福气。”店小二的语气不无嘲讽。

也罢，住就住吧。反正过些日子考完了就可以回去了，韩愈心里思忖着。

“店家，那就给我安排个住处吧。”

于是，韩愈就在这状元楼里暂时住了下来。

第二日，韩愈起了个大早，一路打听，找到了考试的地方。然而一问，他的心凉了半截，原来这唐朝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有条件限制，非在州县取得贡士身份的，不得应考。想想这一路劳顿，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却弄个无功而归，他实在不甘心。

想来想去，韩愈决定留在长安，继续刻苦读书，待来年取得贡士身份，再次应考。

打定主意，他回到状元楼。

“店家，给我结账。”一进门，他冲店小二说道。

“给银一两，客官，您不参加应试了？”店小二疑疑惑惑地问道。

“请问店家，这附近可有便宜一些的地方？”韩愈答非所问。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店小二作恍然大悟状，一脸的势利。

“你……”韩愈十分气愤，“你不要狗眼看人低。”说完，上楼取了自己的包裹，径自去了。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看着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想起在宣城有嫂子支撑而衣食不愁的日子，他不禁心生感慨，随口吟道：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词。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期。”

(《出门诗》)

一路走着，他忽然想起嫂子曾说过叔父云卿曾拜监察御史，自己若在长安久留，住客栈终究不是个办法，不如投奔叔父。想到这里，他加快了脚步。

然而，当他费尽周折找到监察御史府时，那里早已改门换户，不再是叔父云卿的府邸了。看到他垂头丧气、满脸失望的样子，好心的看门人对他说：

“这位相公，当年韩御史的二公子韩弇家尚在京城，你不妨去找他。”

“多谢老人家指引。”韩愈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连声称谢。

循着看门人所指的路线，韩愈终于寻到了从父兄韩弇的家中。兄弟相见，自是份外高兴，大摆筵席，谈今叙旧，热闹一番。

从此，韩愈就在从父兄韩弇的家里住了下来，安心读书，只待应考。

时间像流水，于不经意中匆匆而过。倏忽间，已是贞元三年了。唐王朝的声势如将沉的夕阳，愈来愈下，吐蕃借机作乱，寇侵中原。一时间，边境的百姓四散奔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两军混战甚久相持不下，北平郡王马燧奏请圣上请求议和。德宗准奏，于是两军停



战，达成了议和的协议。然而，议和并不意味着结束，双方还需就边境线等问题订立盟约，因此德宗派遣百余名官员及随从前往吐蕃地订盟。韩弇也作为一名订盟人员随众同往。

订盟人员到达平凉不久，风云突变，吐蕃背信弃义，撕毁前约，乘唐王朝军队松懈之机，再次发起攻击，并杀戮、俘虏了订盟人员。在这突变之中，韩弇死于非命。

消息传到京城，朝野哗然，北平郡王马燧被罢了兵权，仅剩一虚名。而订盟人员的家眷则哭声不绝，整个京城笼上了一层阴云，似乎随时都会滴雨。

悲愤之下，韩愈写了一首《烽火诗》。诗中这样说道：

“我歌宁自戚，乃独泪霑衣。”

韩弇的遗孀韦氏与女儿生活无着落，决定回家乡投奔韦父。帮着这孤儿寡母料理完韩弇的后事，韩愈把她们送上了东归的马车。

“嫂嫂，保重。”韩愈如鲠在喉。

“愈弟，我们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可去求见郡王，他与你兄长有交情，想来会收留你的。可怜你兄长，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韦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嫂嫂，人死不能复生，您要节哀顺变啊。”韩愈的眼睛湿润了。

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韩愈意识到自己又是孤伶伶的一个人了，无所依，无所靠，无所归。他的心里徒然生起一种寂寥，“唉……”他长叹了口气，似乎要叹出这些日子的所有变故与伤感。

抬首望天，正是日出之时。一轮火红的朝阳磅礴而出，金色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像是为他镀了一层金边。他的心被这朝阳振奋了，迎着朝晖，他坚定地向城里走去。

过了些时日，韩愈身上仅有的那点儿银钱所剩无几。万般无奈，他决定去晋见北平郡王马燧。

马燧虽已被皇上解除了兵权，但郡王府的声势不减当年。朱漆的大门上一副金灿灿的黄铜门扣，门高近丈，显出了恢宏的大家之气，两旁各立着一只怒睁圆目的石狮，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在门前停留的人，让人畏惧而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你就是韩弇的幼弟？”马燧高坐在太师椅上，打量着这个眉眼清秀、气宇轩昂的青年。

“是。我叫韩愈，韩弇是我的从父兄。”韩愈答道。

“你家在什么地方？来到京城做什么？”

“我自幼丧父丧母，与嫂嫂在宣城相依为命过活。此次来京是为应考，因未取得贡士身份，须等到明年，故住在兄长韩弇的家里。”韩愈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因兄长韩弇死于与吐蕃订盟之变，生活无着，前来请求王爷能够开恩收留。若能得郡王眷顾，让愈有一安身之地，自当感激不尽。”

“你坐下吧，”马燧的脸色温和了许多，“当年我与朔方节度使浑瑊联兵讨攻怀光时，你兄长韩弇正任浑瑊的幕府书记。他有勇有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马燧的语气充满了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与眷恋，“好了，你就安心住这儿吧，专心读你的书，有什么事就让下人去做。”



“多谢王爷收留。”韩愈深深地作了个揖，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感激。

当年秋，韩愈来到京城附近的州县参加考试，取得了贡士身份。自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韩愈每日诵读诗文史书、儒家经典。他反复品味长兄韩会的《文衡》、叔余云卿用古文写作的碑铭，以及古文家萧颖士、李华等人提出的文学观念，愈发坚定了改革骈体写作古文的志向。

大考的日子转眼就来临了。此时，已是贞元四年。

这日，考场外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韩愈的心里有些紧张，还有些兴奋。随着人流，他走进考场，他见一个个被隔开的座位，桌上平铺着的洁白的纸张，漆黑的墨砚和面目严肃的监考官……这一切，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来。人们都收敛了脸上的笑意，怀着一丝希望、一份忐忑走向了自己的座位。

韩愈坐了下来，定了定神，拿起试题。他一边缓缓地研着墨，一边认真地思索着。

一会儿，他拿起笔，轻轻地蘸了蘸，稍作停顿，挥毫写了起来。

考场里很静，只有“沙沙”的写字声和“哗哗”的纸张翻动的声音，威严的监考官倒背着手，在考场里走来走去。考生百态，有目不斜视冥思苦想的，有俯首向桌愤笔疾书的，也有抓耳挠腮不知如何下笔的，甚至还有左顾右看不晓得打些什么歪主意的……

对于考生来说，也许最难熬的并不是考试的那一刻，考试结束而结果尚未明了的那些日子才是真正的难捱。

韩愈说不出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自信凭自己的才学定可高中榜首，但有的时候，他又不那么自信，他怕主考官礼部侍郎刘太真会不赏识自己的文章。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里，日子也似乎过得格外的慢，连太阳都懒洋洋的，爬上去就不愿意再下来。

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放榜的日子终于姗姗而来。

大清早，韩愈有些迫不及待地来到放榜的地方。榜没有张贴出来，但已有不少人早已经等在那儿了。有狂妄的，滔滔不绝地与周围人说着，自认定能高中；也有默不作声面露紧张之色的。

“放榜了——。”不知谁一声高喊。

人群喧腾了。

几个差役高举着皇榜，簇拥着走来，把皇榜张贴起来。

人群立时静了下来。人们都紧张地盯着皇榜，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偶尔一个高叫着“我中了！”一蹦多高，立时遭到了人们嫉妒的白眼。

韩愈被人们挤在中间，他踮着脚仔细地看着、找着，一排，两排……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在他眼前跳过，他从头看到尾，竟然没有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两个字。他有些蒙，头似乎涨大了好多。他用力地揉了揉眼睛，又从尾往前看去，这回他看得更仔细了，每一个名字都被他反复咀嚼，但是那两个字依然没有出现。他有些不知所措，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又没有勇气去看第三遍。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他的眼前消失了，张贴的皇榜，神情各异的人们……茫茫然，他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下意识地顺着来时的道路向前走去。

第三章 得名女喜结连理 三应试金榜高中

落榜的打击并没有使韩愈气馁，经过了一段反省痛思之后，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寄居在郡王府，他衣食不愁，更加刻苦地研读儒家经典，习作文章。

一日，他正在书房读书。一个仆役敲门进来，道：

“韩公子，我家老爷有请。”

“我知道了，”韩愈放下书，站起身来，“我这就过去。”

进得大厅，马燧依然高高地坐在太师椅上。想到自己功名未就，仍寄居在马家，他心里油然升起一份愧疚。

“王爷，您找我有事？”他上前请安。

“我的一个朋友从宣城来。你嫂子请他给你捎个信儿来，让你回家看看。”马燧说道。

“敢问王爷可知我家里出什么事了吗？”韩愈心里扑扑腾腾地，七上八下。

“没啥子。”马燧笑呵呵地说，“可能是你嫂子、侄儿想你太甚了吧。”

“多谢王爷。”韩愈的心踏实了些，“王爷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你从宣城回来，若是没地方去，还是回这儿吧。起居不用你操心，可以安心读书。”

“多谢王爷。”韩愈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但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去吧，去吧。打点一下行装，回家去看看嫂子。”马燧的口气里不无疼爱。这个青年人，知书达礼，甚有才气。在这郡王府里住得久了，马燧从心底喜爱他。

一路上，韩愈的心像插了翅膀似的，人还没到，心儿早已飞回家去了。离家四载，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那个温馨快乐的家，思念善良慈爱的嫂子，思念活泼可爱的侄儿。然而功名未就，他又无颜去见亲人，只能把这份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每每午夜梦醒、无法成眠时，那份强烈的思乡之情，才会如怒吼的惊涛在他心中汹涌澎湃。

未到家门，他远远地就看到一个人立在门前，似乎在向这边张望。

“嫂嫂！”他的心底喊，用力抽了马一鞭。

渐渐地，家越来越近了，门前的人也看得越来越清晰了，是郑氏。郑氏也看到了韩愈正快马而来，原本期盼焦急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嫂嫂。”韩愈翻身下马。

“愈儿。”郑氏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

“四叔——，”一个欢快的声音。

“十二郎。”韩愈一把抱住了闻声赶来的侄儿老成。

“少爷”，乳母李氏挪着小脚，颤巍巍地走了过来。